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tylized, abstract illustration. It features a large, dark, wavy shape that resembles a person's head or a landscape feature, with a prominent red shape inside.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yellow, black, red, and blue.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there is a small, colorful illustration of a village scene with houses and trees.

巴人村纪事

雁宁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巴人村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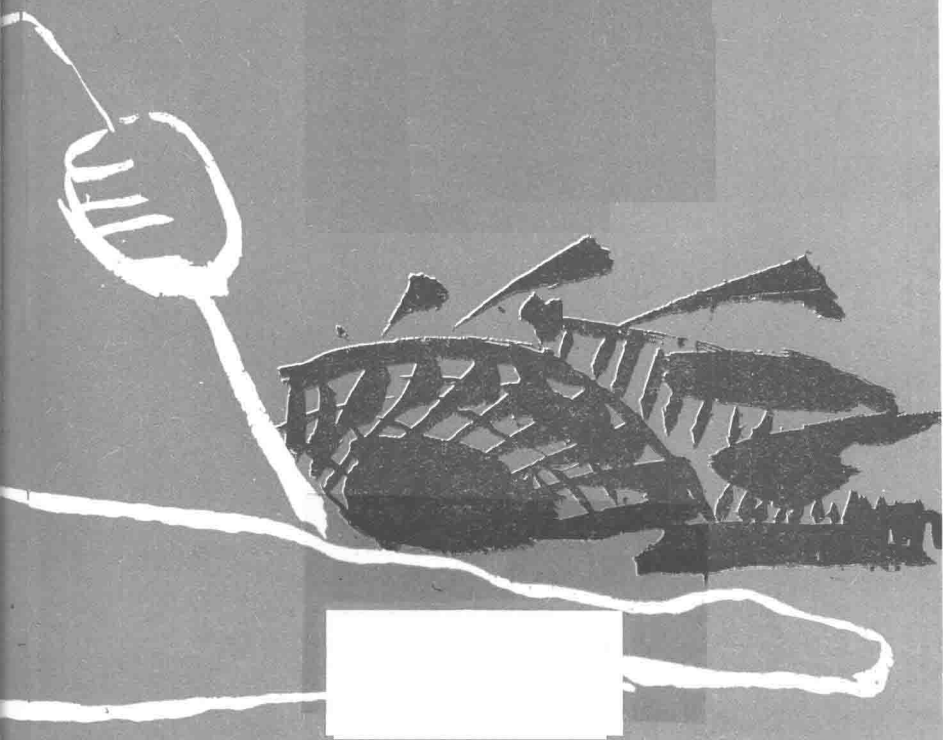
BARENCUNJISHI

雁宁著



1989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唐宋元

封面设计：邹小工

插图：张尔立

版面设计：黄 迅

书名 巴人村纪事

作者 雁 宁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9年7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0.5

印数 1—1,100 册 字数 200 千

ISBN 7-5411-0404-3/I·374

定价：3.80 元

出版说明

在大巴山这块富有七情六欲的土地上，男人、女人、山山水水都情感泛滥；处处都迸出或悲怆、或激昂、或饱和血泪、或缠绵悱恻的谣曲、情歌。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雁宁，以饱含深情的笔触，从野性与人性的冲突、现实与传统的撞击等新颖角度，记录了那些剽壮汉子和风流女子演出的精采活剧。令人拍案惊奇的野闻和别有一番韵致的风情交相辉映；语言色彩时而泉水一般清纯、活泼，时而大山一般苍凉、劲朗，是本书显著的艺术特点。

本书中有的作品被译为英文、法文介绍到国外；有的作品在国内和省内获奖。

序

周克芹

雁宁是一个从大学毕业之后又长期深入大巴山生活、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他的名字在文学界、在读者中已并不陌生。他的早期小说《唢呐在金风中吹响》，还曾引起过一阵小小的轰动。那一部被改编为电视剧的中篇小说，已充分显示了雁宁作为一个故事能手的才华。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大部份作品，却已超越了他早期创作中那种显而易见的对故事的追求，而在人物创造与“小说意识”的强化方面，表现出雁宁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功力，以及特色。

雁宁的近期小说具有他自己的鲜明的艺术个性，但他并不属于那种常见的个性过于张扬的青年作家。他向读者述说生活在大巴山里的男人和女人的事情，这种冷静的近乎客观的叙述，使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既属于作家雁宁又属于大巴山的文化环境。在那一幅幅真实的生活图画中，各

种各样的人物始终占据着画面的重要位置。这种“写法”，也许会被认为过于“传统”？然而，大凡见识过许多“写法”，并有一定创作实践的人，便深知这种“写法”之不易。雁宁作为一个专业作家，他显然打算一直写下去，因此，他将他视野所及的人间世相纳入他的思考，写入他的小说。他步步为营、扩而大之、走向更深广的生活领域、营建自己更为沉阔的小说世界。他没有急于在小说中让主观的、一己的情绪表现得过于直露，也很少像一般青年作家那样使个性过份张扬。这种克制对他的艺术创造有益。

雁宁可算多产。这一则因他的勤奋，二则得益于他的敏感。我读过他许多作品，甚至看过他一些还未送去发表的书稿以及他用另外的笔名发表的东西。一九八五年夏天曾有机会读过他在那之前的小说，并和他一起听取过评论家和作家们对他前期创作的批评。如果说，那时是由于工作，那么自那以后，我读他陆续问世的作品就不再是工作关系，而是因为喜欢他的小说了。当然，他不是篇篇都好（任何一位作家都不是每篇都好），这是事实。但，不好的，或非常一般化的产品，他就不发表，或不用雁宁这个名字发表。因此我说，雁宁多产，却不失为一个严肃的作家。他很爱护“雁宁”这个读者已经熟知了的名称的光彩。所以，他有好些篇什曾被一些颇有影响的选刊转载。

在这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这本集子中的小说逐一介绍或评判，读者有自己的眼光。雁宁和他的朋友们已被

省内外一些同行称之为“大巴山作家群”，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在那块土地上扎根，他们深知在文学上占领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的重要性。这样，他们就有了一个出发点——一个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出发点。因为大巴山属于地球的一部份，大巴山的男人和女人是人类的一部份。作家只能从自己立足的土地上去细心听取宇宙歌唱的隐约的声音，也只能在自己扎根的某一地点去倾听人类的诉说。事实上，读这些作品、尤其是近作，你就感到作者走笔之中涵盖力越渐深广。

四川文艺出版社历来重视省内新作家的出现，及时将部份青年作家的新作结集出版。而当前，在出版界普遍面临“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印行这种很可能无甚“经济效益”的集子，足见眼光远大。这也是省内文学界之一大幸事。理当在这篇短文中特别致以谢意。

1988年盛夏于成都

目 录

序.....周克芹 1

巴人村纪事..... 1

月光.....79

大山和小船.....99

牛贩子山道..... 127

石头河..... 154

月亮溪..... 170

遥远..... 212

女人·男人·舢板船..... 282

巴人村纪事

一、牛 车

一辆孤独的牛车在孤独的机耕道上缓缓行进。高悬在冷寂天空的太阳同样孤独，淡黄的日光飘落山野便被秋风瑟瑟地吞噬许多。太阳只好跟着牛车走才少些寂寞。田野一派老绿嫩紫，偶有几簇红叶如火般闪闪烁烁使日光更加逊色。山风很硬，车轮的吱嘎声很硬，他的心情也很硬。

赶车人是个40多岁的精壮汉子，他不像一般山民那样黧黑，面上虽有不少风霜痕迹，穿着却像位教书先生或者区乡干部。那对不大不小的眼珠不时透出机敏的灵光，也不时透出沉甸甸的郁闷。

牛车蹒跚地翻上一道山坳，前面一片缓坡深处的青桐林里露出一团污黄的茅草屋顶，他的心跳加速，用竹鞭对准黄牛肥实的屁股使劲一抽，“啪——”牛车猛地一窜，

吱吱嘎嘎的轱辘声划破一片几乎凝固的寂静，满满一车青砖也快快活活地抖动。

三岔路口，汉子用两把铁夹熟练麻利地卸下砖，丢给脊背雄健的花鼻子黄牛一捆青草，抖抖衣衫上的灰尘从容地走入那片青桐林。太阳便蹲在树林上空歇息，黄黄的光片在汉子肩背和茅草屋顶活泼跳跃。

一个30来岁的女人早等候在茅屋门口，她清秀文静笑起来白皙的双腮就旋出两团桃红的光艳，一件淡紫花布薄袄紧箍着那成熟妇人的身躯有点蛊惑人心。茅屋前的空地堆满了砖石木料，一副家业即将兴旺的样子。

汉子不看女人，径直走到石阶前正冒热气的面盆边洗脸，那股熟悉的女人香气立刻往他皮肤里骨子里钻，通身疲劳很快消散了。

女人痴情地看着那宽厚的紫铜色背脊，忽然忧郁地一笑闪进了内房。汉子丢下毛巾敏捷地跃上石阶，进屋后门都不关。

不一会儿，宁静的茅屋发出轻微的声响，像是木床的摇动，又像是秋风和青桐叶的絮语，还像是肉体 and 灵魂的撞击，忽而轻柔忽而激越，一种生命的泼泼欢情迅速充盈茅屋每个角落。那声响持续3个多时辰戛然而止。一片空寂中，汉子和女人从内房出来，两个都衣衫不整头发蓬乱面颊绯红，两对眸子空空蒙蒙好像把体内的什么耗空耗尽了。

沉默。对视中沉默，忧愁很快压倒欢情在小茅舍弥

漫。

汉子说：“料备齐了，你请人动工修屋吧。”

女人点点头，网样的目光死死罩住他。

汉子又说：“屋起好就把婚事办了，那个主儿也是条汉子，你们往后的日子，好过。”

女人点点头。锥样的目光往他心底里钻。

“我们那娃……”他啜嚅好一阵，才说，“有出息就行啦。”

女人笑了，桃红在丰满水润的双腮上轻轻旋动。这是汉子最爱看的模样。

她说：“我们那娃在学堂成绩好，先生都夸他，你尽管宽心。我跟那个主儿讲了，竹筒倒豆子倒个干净。娃还是跟你姓，他满口应承，你尽管宽心。”

他眼眶有些湿润，竭力压住在胸腔骚动的热潮，缓缓嘘出口气，想说什么又忍住了。

女人说：“为我们娘儿母子，你坐几年大牢，我……实在舍不得你，唉，如今舍不得也要舍，有啥办法！只巴望你往后……多保重身子骨。”

汉子说：“莫啥，我情愿。不过……我从今往后不会……不会驾牛车走这条山道啦！……”

他们不再说啥。再也说不出啥。彼此默默相望，直到浓浓的眷恋慢慢沉入眼底心底，倦乏的光泽在两张脸上同时蔓延。

女人依着茅屋的门柱望着汉子大步穿过密密的青桐

林。天上有鹧鸪在叫，那啼音不带半丝凄凉。

玄黄的秋日在漠漠长空颤颤而行，犹如他这架在崎岖山道间颤颤爬行的牛车。太空尚有很多坎坷迷惘还莫说世间。有些事他想过多少遍了，此刻又在心头清晰地复印。

他前半生的坎坷都和女人有关，为啥他也搞不清楚，可以说是命运也可以说是缘份吧。

汉子是名震川东的烈士的遗孤，从小受到村里县里抚养照顾，刚成年就被父亲的战友用专车接去省城，参军——入党——提干，年纪轻轻就当了部队招待所所长。所里他遇上一个瓜子脸丹凤眼的小女兵，对他大有风情，可当他欲对她有所动作的时候，鬼女子却嘶声嚎嚷。这一嚷把他什么都嚷掉了。父亲的战友叹口气，又把他送到民族干部训练班去学习深造，毕业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干部。和他同桌是个红苹果般漂亮的凉山阿咪子。可是一学期过后，阿咪子悄悄走了。班上很快传出她是堕了胎才不得不走的。于是他成了众矢之的，而他不否认也不承认，整天郁闷任何人问话都不理不睬。一纸告示，他被开除学籍，罪名是破坏民族团结。父亲的战友再也无可奈何，让他回到县里。县里慑于他父亲的威名要安排他当干部，却因他坚定地拒绝大松一口气。

他回到巴人村重新开始他的生活。在外面闯荡几年后他才明白自己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女人。他的一切都在这片雄奇峻峭的山野里。他回村就结婚，娶了一个温顺强壮能干豁达的本地女人，生下一对白白胖胖的儿女，从此再

艰难沉重的日子也压不垮这个家了。

后来，他碰上这个面黄饥瘦孤苦伶仃的小女子，一种夹杂怜悯的男人的温爱，使他的身躯在那蜷缩在青桐林的小茅屋里搁浅，把她调理成清秀丰满笑意盈盈的妇人；她又为他生下同样白白胖胖的儿子。他成了两个家的男人。那个女人和这个女人都知道，却从未问过半个字。他又快活又不安，稍许平静时一种犯罪感就紧紧缠绕他无力挣脱。日子一天天过下来，直到那天乡公安局严肃告诉他触犯了法律要坐牢，他才真正安定，坐牢就坐牢，他认了。

本来从劳改农场回山就要和她断的，可见到那低矮萎缩的小茅屋，滚到嘴边的话又像石子一样坠入心底。总算弄起一部牛车在山道上滚滚爬爬整一年，为她和他们的娃挣下一座青砖瓦房，这才把憋得生芽的话吐出来。

她是聪慧通情的女人，也在默默地等待这一天。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亲热，每个人身上都像有个偿付情债的小鬼附体般疯狂缠绵，都恨不得钻入对方的身子深处，然后像绷紧的钢绳“咔嚓”挣断，再也无法重合，彼此都得到一种解脱的快感。

生活在结束的同时已经重新开始。汉子为这样结束和开始感到愉快和宽慰。

花鼻子黄牛拖着空空的车架轻松地走在空空的山道上。汉子感觉一种空虚的轻松，甚至想唱山歌小调，心却很空，一丝莫名的愁绪在里面隐隐抖动，方才和她猝然分手毕竟是下狠心干的啊。

牛车进了村，辗着淡淡秋光在青石街面上踉踉而行。他家的妇人老早就候在门口，眼里布满担忧和期望。车轱辘的吱嘎声刺激得脸庞倏地红潮陡涨，她慌慌张张跑进堂屋。饭桌上摆满香喷喷的菜肴和汉子爱喝的高粱白酒，像是要庆祝什么。妇人忽地感到自己干了傻事，想收起来往碗柜里藏，手却僵了似的无力动弹，心儿忐忑不安，呆立在桌边发愣。

灶边坐着两位老态龙钟的盲人，他们各抱着装乐器的布袋，一眼就能看出是串村走户卖唱求生的流浪艺人。他们表情麻木而又复杂，耳朵却灵敏地倾听着看来都不是先天的瞎子。

他好热闹，向来对讨口化缘卖艺糊口的外乡人慷慨热忱。她留下他们是想讨他欢喜，因为今天这日子他实在不好过。

把牛套在屋外核桃树边，丢给它一捆青草，他拍拍巴掌迈着敦实步子进屋，打量一下妇人和饭桌不露声色地坐下，把酒瓶牢牢抓在手里，朝两个老盲人笑道：“嗨，还有稀客，请上席喝酒。”

盲艺人忙欠欠身子：“不啦不啦，我们给当家人弹唱几曲开开心吧。残废人出门在外，也靠你大哥多帮衬包涵点。”

话间，他们从布袋抽出三弦和鱼鼓筒，便“咚咚咚嘭嘭嘭”地弹奏击打，干瘪多皱的嘴巴也咿咿呀呀吟唱起来。汉子大口喝酒，几乎听不清他们唱的什么词儿，好像是朝

贺他五谷丰登家业兴旺，又好像在诉说人世的艰辛，再好听的曲儿从那苍老沙哑的喉咙里挤出来都带几分悲凉。妇人还在发愣，那些曲调她同样没听清什么，可那情绪和心境很吻合。

一曲长歌终罢，两个盲艺人同时“咳咳咳”地大咳大喘，如两只破旧不堪的风箱。他站起身走过去，掏出一张大票塞在更年长那位枯藤般的手里，轻声说：“劳累二位老人家啦，请到别家去吧。”

老人激动地摸索着那张票子，虽不明白这意外之财为何而来，却识趣地拉起同伴拱手告辞了。

他再次抓起酒瓶，对仍在发愣的妇人说：“你也来吃嘛。”

面容白白的妇人温顺地随声落坐，却不拿筷子，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他，好像方才盲人们弹唱的悲凉曲调还没从心头散尽。她很想从他颜面上看出什么来，可他不再吭声只顾吃菜喝酒，神色平淡得啥也没有。

妇人终于忍耐不住，怯怯地说：“其实，你和她断不断也没关系，我还想和她认个姊妹呢。再说，那娃，也是你的亲骨肉啊，我看你往后驾牛车过路，还是去……”

“放屁！”汉子的拳头在桌上重重一擂，震得碟碗酒瓶“哗啦”直响，“头发长见识短的婆娘。”

妇人赶紧闭嘴，一声不吭，她的脸庞忽地由白变红掩饰不住从内心冒出来的俏丽。

汉子皱眉思考着什么，不再吃喝，凝神良久猛地站起

来铁青着脸孔对妇人喝道：

“快给老子拿几个鸡蛋来！”

妇人心房一阵悸动，不敢劝阻也无意劝阻。多年夫妻生活使她熟悉男人的脾气个性，乃至那些潜伏内心深处的意识和情感。今天清早他说去拉最后一车砖，她就明白这是他和那个清秀女人的最后一天了，所以他备下这桌酒菜还毅然留下两位盲艺人。

汉子接过鸡蛋提起酒瓶就往屋外走，一团黄亮的阳光正好照着花鼻子黄牛和牛车。他走过去轻轻摩挲黄牛的脊背头部，然后把鸡蛋一个一个敲进它嘴里，黄牛吃得香甜，细长的尾巴情不自禁地向主人舞动。

他利索地套好牛车，跳上去用竹鞭在牛屁股上轻轻一点：“驾！”花鼻子黄牛立刻抖擞四蹄疾走，“吱嘎吱嘎”的轱辘声有节奏地响遍山野。

妇人追到核桃树边，双脚一软把树干紧紧抱住，两行滚烫滚烫的泪水怎么忍也忍不住，“啪啪啪”地滴在龟裂的树皮上。

牛车一边走汉子一边喝酒，嘴里哼着山歌野调，词儿迷蒙不清，声音却很是苍凉悠远，弥漫在幽长的山谷里，和晚秋深山景象浑然一体交融不散。

那两位老盲艺人在冷漠山道上相依相扶匆匆而行，专心执拗地奔向下一个山村，牛车粼粼越过也毫无觉察。

前面那道紧连悬岩的险恶陡坡他最为熟悉，他没像以往那样跳下车一手紧捏车刹一手死勒牛鼻套，也没用宽厚

的肩膀死死抵住车辕。此刻，当那道陡坡赫然出现，他毫不慌张纹丝不动，冷静地一口喝干残存的高粱酒，把空瓶在岩壁上摔个粉碎。

“驾！——”

一声大吼惊动寂野，花鼻子黄牛精神亢奋扬蹄狂奔。

“啪啪！——”

竹鞭又猛又快抽击它的皮肉，整部牛车“哗啦哗啦”喧响，像要垮架一样。

牛车的主人敏捷地跃下车，冷峻地目送不顾一切奔跑跳跃的牛车，好像眼前什么也没发生。

悬岩愈来愈近。在深谷沉浮的云翳有些眩目。

牛车猛地腾空，再缓慢地坠下去，坠下去……

岩谷一片沉寂。

过去许久，还是沉寂。

汉子伫立悬岩之端，面容出奇平静。

山道上两个老盲艺人相依相扶匆匆赶路，他们看不见什么，也没听见什么。

短促的秋日苍茫地晚了，夕阳却异常地红润。

二、大 刀

一棵大黄桷树风水般屹立磐石之上，像杆绿色旗帜招引诱惑着在几层黛蓝色山峦褶皱间艰难喘息的行路人，石墙灰瓦上生气勃勃的炊烟以动人姿态流淌，汉子喝斥牲口如